汉诗新韵

发现（组诗）

赵叶惠

登山录

他闯入南山
踏上山巅
把大山踩在脚下
“我比山高——”
如裂帛般呼喊
“比山高，高，高——”
山谷的回应
无逢迎，也无轻慢
他赤膊、跣足、蹦跳
任性方便
花树无声无息
鸟鸣声淡定
蒿草低眉垂眼
他试图和蝴蝶比心机
却一次次失算
抚摸叶片、藤蔓、瘦石、苔藓
往日僵硬的手软绵温暖

趺坐石上，闭目静听
那些宏大的声音忽然消失
虫子的声浪如潮水般
漫过堤岸
睁开眼，远处城市的噪音
又在耳鼓喧腾
盘桓良久，直到夕阳西下
才默默下山
回首望去
南山像拔节的竹笋
“我不如一只蚂蚁”
——他显得意兴阑珊

在湿地公园

夏日上午的湿地公园
像恬静的少女
阳光明丽
万物皆得所宜
风从水面、芦苇、树梢掠过
引发蓬勃之力
弹跳而起
鱼群在碧水中静止
轻舒尾鳍
信步徐行
迎着太阳走
看不见自己的影子
透过缝隙
看得见阳光的路径
背着太阳走
白亮亮的光里
明晃晃的身影
不即不离
他的面容有时沉静如水
有时露出笑意

发现

夏天的绿叶
铺展了一层又一层
置身于无边单调的绿色
有时如深陷大海的孤舟
昨夜风雨，晨起散步院中
地上散落许多黄褐如舟的花瓣
抬头仰望
满树都是玉兰洁白温润的笑脸
哦，她在高处
绽放已久
而你每日垂头走过
并未发现

萤火虫

视力不好
月明如昼也要
提着灯笼
生性胆小
习惯在田园、小径和庭院
且看且行
相比璀璨星星
孩童更着迷于眼前的
闪闪烁烁
一明一暗移动的绿色光点
给乡间单调的童年
平添了神秘和趣味
囊萤夜读的美谈延续了近两千年
锦衣玉食的少年玄烨不信
又能怎样
城市的灯火里不会有它的身影
但不管往后多少年
田园在 它在

雨

曾一平

黑夜，闪现一道光亮，电视出来一片雪花，雷声炸响在小区不远的地方。一阵疾风掠过，雨滴像撒豆子般，打得窗台沙沙作响。

背手立在阳台，水雾穿透纱窗溅到身上，一股浸人的凉意迫得人不由退后了几步。雨丝朝大地扑射而来，和着风声、雷声，瞬间淹没了凡尘的嘈杂。

思绪被拉回到了三十年前。一九九三年，湘中三县交界的一处高山，海拔一千余米，虽草木葱郁风景秀美，却无一处像样的水库、溪流。农人们靠天吃饭，无论老少，对落雨都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那时的我还年少，只七八岁光景。也正是五六月间，高山农村，梯田犁过两遍，水已蓄满，未及插秧，一阶阶一丘丘明晃晃地挂在坡上，水面映着树影，也映着山影。

南方雨季，落雨是一件很随意的事。几阵大大咧咧的风，不知从何处搬弄来许多乌云压到山顶，天顷刻阴沉，不久，雨便哗哗倾泻下来。父亲披戴蓑衣斗笠，提起锄头竹筢，向雨里走去。我个子小，穿不进蓑衣，只好系一截塑料布，提着水桶跟在后边。路上遇见许多相熟的人，他们一样行色匆匆。

来到田间，见水沿着土沟奔涌着灌向稻田，田里的水已然漫过田埂。父亲赶忙把水引向别处，又将田头掘开一道口子，把田里的水放掉一些。稻花鱼顺水流出，落入早已拦好的竹笱。我提着水桶，沿土沟找寻，水沟里经常能捡着出逃的鱼。记得那回，捡的鱼多得水桶都盛不下。

若是雨落在半夜，或是农人顾着玩牌，没及时退水，梯田便时常会从陡峭薄弱处坍塌。若塌的恰是坡顶的田埂，一湾田皆要遭殃。若连续落十天半月雨，望见天色阴沉心里就发怵。

早刮东风不雨，涝刮西风不晴；天发黄，雨满塘；春水铺，夏水枯；九月雷公发，大旱一百八，天气与谚语一般，顺口就变。指不定哪片云会落雨，哪阵风就旱了天。

几日熏风，天空中黑云白云皆被擦得一丝不剩。沿着屋脊朝上望去，万里苍穹，一片瓦蓝，骄阳如火。这样日子只消十天半月，农人们便又会怀念起落雨的美好。

时间得到八九月，水稻已经拢了行，抽了穗，正需要地力。十几个大日头下来，田中蓄水早已见底。稻花鱼已长成四指大小，或藏到脚印坑里，或围挤到少数几处低洼水面，一窝一窝，裸露着半个鱼背。只需提一水桶，站到田间便可捡现成的。烈日再焦烤些时间，稻田便彻底干涸，裂出一道道地缝。偶尔一条没被捡走的稻花鱼，粘在泥面成了鱼干，旁边围拢着许多蚂蚁。

父亲不知把土沟清理过几遍，我跟着他拿锄头沿山边又挖了道土沟，只等落雨，山上流水便会顺着沟渠流到自家田里。

尽人事，听天命，尤其刮风落雨的事情，焦急有什么用，干等有什么用。族人们合在一处计议，无甚新方，又是祈天求雨的老办法。

祈天求雨本要请道士作法唱戏才显得正式。皆因山村太穷，各人只摆得一副虔诚模样，用稻草扎一束非常业余的长龙，再安排几个活泛后生，手里敲着锣鼓，口中喊着求雨口诀，绕着各家来回闹上一阵，再将草龙烧掉，算作个仪式。小孩们觉得好玩，依样学样，将那“天灵灵地灵灵……”的口诀一遍一遍喊，漫山遍野。

十载农耕，半涝半旱，哪能要风得风、要雨就落雨呢。碰着急处难处，弱势的农人能有啥好方法。一求天，二求人，心里信念，青天断不会将人难到绝处。雨一定会落的，求不求都会落下来。若是刚好求过，恰巧就落下，朴实的农人在心里就不知该多么谢天谢地了。

有一回，陪一书生回乡，见一打谷农具两边写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书生说：“此间农民见识浅薄，《天工开物》一书记载，五谷是指麻、黍、稷、麦、菽，并无水稻，求五谷丰登，岂不落了空。”观点蛮新颖，我一时竟无法对答。

此刻，内心忽生出答案，书生所指的五谷是书上的五谷，打谷桶上书的五谷是此间农人心中的五谷，老天打一开始便知道。

窗台雨声停了，推开纱窗，窗外碧空如洗，霓虹璀璨。一阵轻柔的风，裹着清新的空气，吹得人很舒服。我收了收思绪，嘴里不由哼道：“好雨知时节……”

元侯祠古墙

梁艳飞

那日，在南正街看到一堵古墙，老旧而破败。

墙原本为一幢老屋的墙体，为围墙，也是风火墙，其他房屋架构已不知去向，陡留这堵墙守在老地方。因年代久远，涂层渐次脱落，露出青灰的砖体，有着斑驳古旧的美感。墙脚不远，长有几条南瓜藤，宽大的叶子，绿得晃眼，趴在地上生长，便多出了几分调皮天真。更远处，有几棵小树，形似木棉树，长势自然，欢天喜地。这很合我意。

没有了房屋的墙，气势不减，挺拔如初，步履稳健，如沉思者独立寒秋，寂静，坦荡，与孤独无关。先前应有数次从临街走过，因隐于老旧街区，低矮而平常的檐口，长坡式的青瓦屋面将挑檐斗角的风火墙头遮了个严严实实，不抬头细观，难以发现。当日看见，应算故人重逢吧。此时，古墙已被蓝色的铁皮围着，行人不得走近，像被豢养的宠物。独独留下古墙，立栏围住加以保护，这墙一定是有故事的。

据史记载，这里原是湘乡的元侯祠，建于清乾隆间，被尊为邓氏总祠，是祭祀47世祖禹公的祠堂。邓禹，东汉河南南阳新野人，辅佐光武帝刘秀中兴，厥功至伟。1948年11月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最后决战前夕，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新闻稿，其中特别提到南阳的历史，他说：“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这里提到的东汉王朝28位开国功臣，邓禹正居其首。

占地2000平方米的元侯祠，当年整座建筑结构严谨，天井朗然，厅堂高敞，石柱撑天，青砖覆地，花栏玉砌，画栋雕梁，挑檐斗角，庄严古朴，气势宏伟。1944年，日寇侵入，县城饱受战火之创，而南门元侯祠却幸免于难，巍然独峙，乡人谓是邓禹英灵“默为佑护”。

十几年前，这幢政府的公房出租给某厂家做仓库，走进屋去，所见杂物乱陈，屋顶千疮百孔，蛛网横空，漆木斑驳，但内屋的结构依旧，两侧厢房，也基本完整。前几年，南正街旧城改造，临街缩进十多米，元侯祠厢房被拆除。没有厢房依靠，墙身孤立无援，世人担心其岌岌可危，两边放置数根木桩支撑着。这面墙，历经多年，栉风沐雨，来日，又将依旧与这座小城共生相依，朝暮相守。

历史已走了那么远，好多的痕迹，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哪里可寻呢？但到底还是留下了痕迹。黛青的墙头，高尖的翘檐，精刻的鸟兽，目光所及，每一眼里有历史的风，猎猎吹过。我与谁的脚步重合了？我与谁的目光重叠了？又有谁，曾在墙内墙外，轻叩门扉，双手合十，祈前程锦绣，祷家人安康？

透过铁皮间隙，青灰的砖面，岁月的足迹明晰可见；迎风伫立，精致古朴的檐角直指苍穹，不减当年威风八面。只是两侧砖头残缺脱落，深深浅浅，攀缘而上。坦露的残破，历史的脉搏清晰可见，由着一阵阵秋风起伏。它守着上百年的时光，守着一部厚重的书，人物过往，每一笔都浓墨重彩，每一页有着太多的故事。而今，沉默在风中，守口如瓶。

而我欢喜的，还有铁皮栅栏围地的善解人意，里面便是一处安静的小院。院内草木漫长，一年一年，生命蓬勃，热闹喧哗。从时间深处走来的古墙，静观岁月，默注众生，满腹心事，淡然处世。它们互为近邻，共同守着一方天地，和睦共处。生命的荣与枯，短暂与不息，一木一墙，让我久久感怀又温暖。

安静的小院，舍弃人车喧闹，风也被挡在外面。古墙，草木，都安静着，连小小一片叶子，都不擅自舞动。静的力量，有时比喧哗更巨大，明明济济一堂，却似空旷无一物。

这样的静，也合我心意。它们安静的样子，让我想去拥抱它们。灵魂简洁的模样，就是这般的吧。我贴近铁皮栅栏缝隙，一步一移，院内的砖墙，一草一木，也是在看着我的。我尽量放轻脚步，怕惊扰了它们，也怕惊扰了我自己。

昭山细节

何庆文

车从湘潭窑湾出发，心里装的还是古镇干净的街道、道路两旁的青青垂柳、宽阔而清澈的江水，远处的白帆和尚未合龙的大桥。人还没回过神来，半小时车程就来到了昭山。

昭山位于湘潭市东北20公里的湘江东岸，为长沙、湘潭、株洲三市交界处。据传周昭王南征蛮邦，在昭山逗留过数日，后来死于昭山，昭山因此得名。

那时节，我常坐汽车到长沙，记住了昭山站，有过喊一声方言“踩一脚”下车的想法，最后却没付诸行动。想来昭山与故乡的山无异，年少时心很大，更多关注着名山大川，关注着宏大的叙事，却很少关注细枝末节。

其实你来与不来，山都在那里。山是理性的，如同经历过世事沧桑的老人，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惊喜，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伤悲，守得住繁华，耐得住寂寞。目睹花开花落、草木枯荣，山，缄默不语。

我终究还是来了，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山路陡峭，石阶层层，上山下山的人挤挤挨挨，同伴是一个谦和有礼貌的人，担忧我膝盖不好会有闪失，让我走前面。而我让同伴走前面，不想耽误同伴攀登。两个人互相谦让着，最终我还是走在了前面。无暇观看身边的美景，只感觉身边的柴枝如同一双手，要与人相牵。初冬的下午，竟有一丝燥热，繁茂的树枝搭起一方荫凉，让人倍感清爽。上行至半山腰的位置，石阶的左侧有一个红色亭子，名“伟人亭”。1917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毛泽东与张昆弟、彭则厚在社会考察时，从后山一鼓作气登至山顶，夜宿昭山寺，畅谈理想，张昆弟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段珍贵的回忆。

始建于唐代的昭山古寺立于山顶。站在前坪，此处地势险峻，临栏远眺，湘江平静地从山脚流过，漂亮的楼宇，江面泛舟人，让人心胸一下子变得开阔了起来。兴马洲在波光的晃动下，泛起银波，像一艘巨轮。

一起来的人还在极目远望，我和同伴往山下走，回头看，我们走的是一条专门修建的柏油路。走着走着，才发现没有细心打量过这满山的植物。

山路蜿蜒，两边是青草，高高低低，或齐膝，或与脚面一样高。远处是层层叠叠的树木，绿意漫漫，深吸一口氧气，眼睛解乏了，头脑也清醒了。

终归还是少了些什么，若是春天来，一定会有漫山的杜鹃、破土的竹笋，桃李争妍，天空飞翔着小鸟。若是夏天，还会有蟋蟀和蛐蛐的奏乐，蝉儿鸣唱，无边的绿色。

细心倾听，慢慢观看，却又有所补偿。我们看到了一树枫叶，听到了地上的虫鸣。当回到来处时，我们也才发现停车场边没有卖纪念品的人，红菜、白菜、红萝卜、白萝卜，到处是卖小菜的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充满人间烟火的地方。

在昭山，我没有留下任何一张属于个人的相片，但是那山那水那人，点点滴滴的细节，已深深烙在了我的心中。

漫画/傅汝萍

在父亲肩上成长

杨远新

那天清晨，父亲用一只竹篮，把刚出生的我的衣胞放进去，出门，前往水湾安放。

不料想与他一同经营牛生意的合伙人高道令，迎面朝他走来，嘴里招呼着：“先德，才天亮，就出门忙么得哟？”父亲心头一怔，因为在老家那地方有句俗语：男踩男生，一生艰辛。意即做父亲的外出安放儿子的衣胞时，如果出门相遇的第一个人是个男子，就预示着这个新生男儿在人生路上要付出与常人不一般的艰辛。

父亲不理，径直朝前走去。高道令驻步高喝：“杨先德你聋哒，喊你不应。我是为生意上的事，起早与你商量的。”父亲依然不理，箭一般奔至目的地，然后，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三锹五锹，刨开临水绿柳翠竹掩映的一小块坡地，放进我的衣胞，又恢复了坡地原貌，再折返家中。此番经历，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一个长久的疑问：儿子一生是一帆风顺，还是充满艰辛？尽管他没有与高道令正面相迎，但遇见其人，听见其声，那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

正因为他心头装有这个疑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每有不祥前兆，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断然出手处置，将不好的苗头扑灭在萌芽状态。

我快三岁那年，被感冒纠缠，高烧不退，水米不进。与我家的木板瓦屋相隔一座10多米长的石桥，就是来龙庙。曾祖杨业敬双手紧抱着我，进庙里烧香拜佛，祈佑我平安。父亲平生头一次不听祖父的话，将我放进箩筐，连同另一只装有所需生活物品的箩筐，一肩挑了。他走前，母亲断后，朝10里之外的商埠重镇新兴嘴奔去，那里有公家新开的医疗诊所。

跨进诊所，白衣天使将听诊器置放在我胸口的那一刻，不禁惊叹：“再晚来两个小时，这伢儿就没得救了。”

告别了诊所，父亲没有把我放进箩筐，而是直接放在他的肩头，展开我的双腿，呈八字状骑在他的脖子上，大手抓小手，像一大一小两只鱼鹰，贴着碧莲河堤面飞奔。

我初小毕业的那个年代，很多农村孩子才懂得了加减乘除，就被父辈叫停了学业，回到生产队务农。父亲则督促我继续考入高小就读，后来，我又考上了初中。那时家里穷得米桶常年见底，周围的人都不赞同送我上初中。父亲则不依，用两只箩筐盛了我的生活物品和学习用品，一肩担了，领着我从家中出发，一路向东。

时隔六年，一天中午时分，父亲领我走进了汉寿县革命文化站报到。站长刘金泉用绵柔转弯的益阳话宣布，安排给我一间住房。他亲手把房门钥匙交到我父亲手上。

父亲领我走进住房，发现有点特别：一是窗户很高，踮起脚尖，才能看到窗外的世界；二是房灯位置很高，一个灯泡，吊挂在正中的天花板上。父亲拉开灯，觉得灯光有点暗，认为不适宜我长时间看书写作，于是想换一个光线强一点的灯泡。但刚到单位报到，领导越是关心，越不能给领导添麻烦。父亲提议自己解决。我俩便上街，购买了一个度数高一点的灯泡。

回到房子里，立即用新灯泡替换了旧灯泡。可是人够不着，踩在椅子上，也还有点距离。父亲蹲下身子，要我踩在他的肩头，把我往上送，我不肯，要他踩着我的双肩，把他顶起来换灯泡。他连连摇头说，你今天是正式进单位工作的第一天，要讲究吉利，不能我踩着你的肩膀往上，只能你踩着我的肩膀往上。我摘下那个旧灯泡，换上买来的新灯泡，他拉下开关，灯光照下来，房子里比此前亮堂多了。他连声说：“好兆头！你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光明，越来越红火。”

这一幕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回想起来仍觉得温馨。感谢父亲，用他的肩膀，送了我一程又一程。